

南陽集



御製題武英殿聚珍版十韻

有序

校輯永樂大典內之散簡零編並蒐訪天下遺籍不
下萬餘種彙爲四庫全書擇人所罕覩有裨世道人
心及足資考鏡者剞劂流傳嘉惠來學第種類多則
付雕非易董武英殿事金簡以活字法爲請旣不濫
費棗梨又不久淹歲月用力省而程功速至簡且捷
考昔沈括筆談記宋慶歷中有畢昇爲活版以膠泥
燒成而陸深金臺紀聞則云毘陵人初用鉛字視版
印尤巧便斯皆活版之權輿顧埏泥體麤鎔鉛質軟

俱不及鍍木之工緻茲刻單字計二十五萬餘雖數百十種之書悉可取給而校讐之精今更有勝於古所云者第活字版之名不雅馴因以聚珍名之而系以詩

稽古搜四庫於今突五車開鐫思壽世積版或充闕張

帖唐院集周文梁代餘同為製活字用以印全書精越

鵝冠體

昨歲江南所進之書有鵝冠子即活字版第字體不工且多訛謬耳

富過鄴架儲

機圓省雕氏功倍謝鈔背聯版事堪例埏泥法似疎毀

銅昔悔彼

康熙年間編纂古今圖書集成刻銅字為活版排印歲工貯之武英殿歷年既久銅字或

被竊缺少司事者懼下咎適值乾隆初年京師錢貴遂請毀銅字供鑄從之所得有限而所耗甚多已為非計且使銅字尙存則今之印書不更事半功倍乎深為惜之刊木此慙予既復羨梨棗還教慎魯魚成編示來學嘉惠志符初

乾隆甲午仲夏

卷四

箴銘六首

論二首

辨四首

卷五

說四首

解一首

序六首

卷六

雜著六首

臣等謹案南陽集宋趙湘撰湘字叔靈其先自京

兆徙家于越至湘始家于衢遂為西安人登淳化

三年孫何榜進士即熙寧名臣資政殿大學士趙

抃之祖也宋史抃傳不著世系故湘仕履始末亦

不具于史惟蘇軾為抃作碑稱湘官廬州廬江尉

其後追贈司徒則以抃貴推恩者也湘著作散佚

僅宋文鑑載其春夕偶作詩一首刻錄載其刻中

齊唐郎中所居詩一首方輿勝覽載其方廣寺石

橋詩一首瀛奎律髓載其贈水墨巒上人贈張處

士詩三首文翰類選載其秋夜集李式西齋詩一

首雲門集載其別耶溪諸叔詩一首爛柯山洞志載其遊爛柯山詩一首餘悉不傳併南陽集之名知者亦罕惟永樂大典所載詩文頗多哀之尙可成帙北宋遺集傳者日稀是亦難觀之秘本矣案元方回作羅壽可詩序稱宋刻五代舊習詩有白體崑體晚唐體其晚唐一體九僧最迫真寇萊公林和靖魏仲先父子潘道遙趙清獻之祖凡數家深涵茂育氣勢極盛又回所選瀛奎律髓評湘贈張處士詩曰清獻家審言如此宜乎乃孫之詩如

其人之清有自來哉云云其推挹者甚至然回錄湘二詩皆取其體近江西者殊不盡湘所長今以永樂大典所載觀之大抵運意清新而風骨不失蒼秀雖源出姚合實與雕鏤瑣碎務趨僻澀者迥殊其古文亦掃除排偶有李翱皇甫湜孫樵之遺非五季諸家所可及沈埋晦蝕幾數百年今逢聖代右文復得掇拾散亡表見于世豈非其精神足以不朽故光氣終莫可掩歟其中揚子三辨一篇推重揚雄殊爲過當然孫復司馬光亦同此失蓋北

宋儒者所見如斯不能獨爲湘責知其所短則可矣方回又稱清獻漕益路時宋景文序叔靈集歐陽公跋亦稱之是原集實抃所編宋祁歐陽修皆預裁定名流精鑒體例當必可觀惜其目次已不可攷謹分類排訂釐爲六卷具錄如左乾隆四十二年十一月恭校上

總纂官侍讀學士臣陸錫熊

侍講學士臣紀昀

纂修官檢討臣王汝嘉

原序

曩予以布衣偕計來京師凡當世有名士必求得其文章盡疏之牘凡數十百家其間南陽趙叔靈詩纔十餘解清整有法度渾焉所得不琢而美無丹蘄而采然恨未見其多瘖醴亟醕聞雅音不竟曲其嗛于願也後四十年予爲益州于是叔靈之孫抃以殿中侍御史領益路轉運使始盡得叔靈所集疾啓而玩快然乃大償所素則詩之外又有文焉其文恢動沈蔚不減于詩然叔靈以詩自名信其好也叔靈名湘淳化中貢進士未試

而春官已題其警句于都堂之壁俄中第調廬江尉閱
其卒于官生平所蘊未及設張論著不盈志名雖在四
方而不徹天子齋恨大宵與化而壇報亨之昧昧使仁
鄙一歸于數可勝歎哉殿中曰君既知吾祖請遂冠篇
以信于傳予曰諾大抵近世之詩多師祖前人不丐奇
博于少陵蕭散于摩詰則肖貌樂天祖長江而摹許昌
也故陳言舊辭未讀而先厭若叔靈不傍古不緣今獨
行太虛探出新意其無藉一家者歟惜壽奪其壯不克
廣取而究述寧天子詩有所嗇乎殿中蹈慶趾復有名

于時爲天子才臣則叔靈弗大于身而大于後者身雖
歿其言立意所謂不朽者叔靈尚無憾云雍丘宋祁撰

南陽集卷一

宋

趙

湘

撰

賦

正性賦

性天性也不可以不正易曰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乃利貞又曰利貞者性情也從而正之則為仁為義為剛直為果毅其于君也為唐堯為虞舜為禹湯為文武其于臣也為夔龍為伯益為臯陶為說為申皆是也其于教也為尹為旦為

丘為軻反而邪之為詭為詐為淫亂為錯襍其
 于君也為夏桀為商受為秦始皇為隋煬其于臣
 也為檇杌為窮奇為管為蔡為高為斯其于教
 也為楊為墨為申為韓抑邪之正損益可知也
 士君子立身將保太和決利貞非正性則不可

五得故作正性賦

噫嘻乎淳和之遯兮天性靡常澆漓之生兮錯雜立黃
 執之以正兮厥道彌昌捨之而邪兮其道將亡悲夫君
 子之為性兮豈不宅正而居方將卜基于聖闡兮實為

其良雜詭譎之根兮投彼遐荒騁忠良之砥兮即乎中
 央斤道谷德兮振乎紀綱繩聖墨賢兮求諸棟梁崇仁
 乎高墉兮壘義乎牆構禮于廡兮作樂于廊惟聰啓戶
 兮惟明啓房惟智是奧惟孝是堂始經中而營外終藻
 文而繪章嚴其闈兮魑魅不得而飛揚職其事兮淫亂
 不得而弛張次三皇兮為虞而為唐後二帝兮為禹而
 為湯尹完旦葺兮其址熒煌丘整軻修兮厥道芬芳伊
 姦回之肆毒兮情性為殃惟昏愚之嗜味兮仁義攸荒
 隨澆逐浮兮深為滄浪積亂堆邪兮如彼高岡蠹壤朽

桷兮爲韓爲莊拔柱傾基兮爲墨爲楊始絕聖棄智兮
其禍微茫終反道敗德兮罹毒汪洋孰當救之兮捨短
從長非正夫性兮其何以當惟其固之兮罔用弗滅俾
之求象兮繫于苞桑

姑蘇臺賦

勾踐病使西施來夫差悅作姑蘇臺于是闐椒築蘭基
煙搆月屹屹而立出巖谷之超絕雕沈鏤檀塗霞甃雪
搜瓊取瑰疑山之枯懸珠錯金畏海之竭參其上若天
門之欲逼壓其下若地軸之將折楹飛鳥礙欄倚雲截

山其節藻其稅欲使西施慰其心而旦夕望越復慮其
神魂之未樂命金石絲竹發宮商羽角秦聲鄭聲日月
更作衆喧吞之于管萬籟沈之于索霓裳參差若晴霞
之未移歌喉宛轉若貫珠之在茲肉如山焉或腐而棄
之酒如河焉或厭而傾之遂使一人兩人笑而千人萬
人悲一人兩人飫而千人萬人飢悲者之聲百倍于歌
之聲飢者之情千倍于酒之醒嗚呼夫差之心也西施
樂則知天下人不樂則不知知者則憂其憂不知者亦
不增其羞夫差之耳也西施懼則聞天下人哀則不聞

聞者則憂其不懽不聞者亦不察其哀使人惶惶不知
所裁忠臣之言賤如紅埃一旦樂極越兵東來歌變舞
罷榱崩桷摧以金以玉爲塵爲灰麋兮鹿兮優哉游哉
噫吾不知西子登是臺也望越耶待越耶樂吳耶醉吳
耶回使夫差憂吳之民如西子固吳之壘如姑蘇則雖
鴟夷之簞自救無慘何暇爲人謀吳之滅也人或悲之
吳之後也秦其鄰之秦人亦悲悲之未終變之爲阿房
宮阿房之後魏人復哀哀之未已變之爲銅雀臺銅雀
之後陳人知之陳不自見變之爲水殿水殿之間隋君

及之隋不自憂變之爲迷樓迷樓之後知之而不自知
者雖百世可知也吁

後感知賦

并序

前感知賦隴西李勣作其感梁補闕肅也後感
知賦南陽趙湘作其感羅著作處約也端拱二
年秋九月湘窮悴在衢適羅君銜欽恤之命南
來湘始聞羅君好詩復以王命迅遽罔以留駕
不暇以所爲文爲贄但獻詩二軸就館一見稱
賞過分且曰當垂名爾豈止博一第換一官而

已余當力薦子之善于公卿大夫之前也逮夫去衢赴輦下過蘇杭揚泗之間逢知識之士往往不語他事而騰口振齒首鼓其名南北之人有來衢言是事時時聞之踰一年羅君不祿湘不幸也又一年湘由再舉抵京師復于朋友間聞君吹唱之聲猶在耳也又聞以湘章句題公卿屋壁間其志也蓋欲使王公大人共知之然後共成之聆其說酸腑墮曉不知身之所以處也嗚呼知己不易得也羅君當時之譽確然未

嘗輕許湘也何人獲譽如是得非天與之而又奪之耶所以恨者惟始一見未得盡贊文藝是所贊之淺而受知之深矣苟天授羅君使湘再見得罄所有羅君必當直薦于明天子之前況于公卿大夫乎不知梁肅之知李翱能如是乎噫趙湘之賢不如李翱羅君之知踰于梁肅是使湘泣血增感不知天之奪羅君耶厄趙湘耶因作後感知賦比夫翱之作或辭有所淺而感有所深者亦無多愧也其辭曰

惟歲庚子西風其涼余未知名悴于遐荒羅君駕輶車
來南鄉其儀鏘鏘其聲煌煌文價沸騰以充四方余將
求知冀于道芳始聞好詩風教用昌因貢其有僅三十
章始獻刺而登門終覽辭而登堂一見君子婉兮清揚
鼓舌大稱發言尤良若金應石類宮入商確謂其藝垂
名必當一第匪艱一官乃常吾歸京師子詩在囊公卿
大夫吾其首揚去衢赴京道阻且長或經蘇而涉杭或
過泗而館揚逢人有言益稱允臧聽者在側視者在旁
心怪色變眉伸目張自東自西或昭或彰泊止帝墟厥

臂思攘嘗題獻詞公卿之牆奮于異人啓于周行詢我
且譽于湘有光將使立事乎清朝受吉乎黃裳辛丑不
幸羅君云亡目惟血零心如刃傷上不可窮乎高天之
蒼蒼下不可問乎厚地之茫茫嗚呼羅君天胡不祥知
我之深曷罹其殃昔梁去世翺旣顛兮且狂今羅奄泉
湘亦悽而復惶湘之文莫甚乎翺羅之知特深于梁羅
生則余之道兮汪洋羅沒則余之道兮微茫噫嘻噫嘻
天錫余知何始與也而終奪之羅之知兮若是余欲報
兮何爲朝夕之池兮余謂可以挹嶽巖之華兮余謂以

以持惟羅之知兮雖今日後日徒念茲在茲羅君去兮
余將疇依不遇厥德雖恨可追已而已而

雅

聖號雅二篇

法天宋天子所以神也

天監王德莫如宋赫宋道平平莫如法天皇法昊天覆
罔攸私達乎鬼方化被孔時維戩維祿維生維育彼
蟲魚及爾草木惟命克遂于其有傲 皇振厥猷法大
以寧我法我度我經我營或風或雨或雷或霆日月昭

然奮皇之明霜肅以平露澤以清左右百辟爛兮敷星

皇實法之配道無作始則以寬終靡庸度嗚呼下民

亦孔之莫皇鑑下土將安將樂皇視四方匪醜匪惡法

爾天永民禱斯恪

法天三章一章十四句二章章十二句

崇道皇自道也

赫赫君道皇其崇之適彼丕教皇實基之維基伊何實
以無為海隅蒼生被服熙熙天下既平狄人既庭其
棘匪勞神聖以寧無亂斯聰無惑斯明衣裳自垂冕旒

是疑 烝哉皇極道靡有息勤勤以暮罔視其迹鑿飲
 自鼓耕食自績維相以歌勿荷後辟 皇宅斯道汗汗
 浩浩賢俊第第鐘鼓考考爰煦爾赤爰妥其老樂只萬
 國寧德攸寶 皇道靡徹載昭載晰克彼有截萬國是
 悅皇矣聖朝綿爾瓜瓞是崇是潔萬世貽厥

崇道五章章八句

頌

宋頌

并序

臣湘言古皇王之德若日月流乾江河注坤烜

赫不沒浩浩無息雖鳥獸魚鼈草木動植之類
 咸盡性命保合丕道章人憲物橫今蠹古彝倫
 攸叙文武不墜故厥猷塞夷夏功德弗窮括而
 書之為三墳為五典為八索為九丘然後謨訓
 誥誓詩頌銘贊等相繼而興咸以紀聖人之績
 述其行道敷德演教暢化使後世君臣父子夫
 婦之道治而弗忒焉故稱唐堯曰若稽古帝堯
 曰放勳欽明文思安安允恭克讓稱舜曰若稽
 古帝舜重華協于帝又曰明四目達四聰稱禹

稱湯稱文稱武皆有道焉周公旦召公奭大聖
大賢摛撫雅頌唱聖君賢臣之大業發五聲八
音風騰四方治則頌亂則刺聖人之道不爲巖
穴之人而拾遺是以尹吉甫召穆公等皆極宣
王之頌厥後兩漢之名士頗能頌皇王之風若
相如揚雄班固司馬遷尤篤是事凡炎漢之事
迹罔不研極晉宋齊梁累累有焉然其時君之
道或沿襲之不至故厥頌之風亦漸微弱陳隋
雖有文學之士頌爲淫哇雅正之風遂息蘋末

皇唐發揮帝圖頗延上聖下明遠邇祇肅斯文
旣盛頌聲甚聞其末及季干跳楯擲六馬奮蹠
朽索遂翦草草後君文勢頗僻巫詞淫唱不生
清風頌源蕪汙流失其暢絲是四海之內離析
崩散山不連帶河不續礪車旣異軌書復殊文
仁義禮樂其將顛耶怨怒哀思紛然聒聰上帝
降監矜及下土祚我炎宋綽復其道太祖皇帝
率受天命璿璣七齊班瑞羣牧追二帝之道體
三代之事流凶舉賢舞羽階陛荆琛湖蕢南盡

海際比于庸蜀微盧彭濮人聲教一被罔不率
服蠢爾含戴久翳倏旭渴飲飢食暑涼寒燠普
天之下莫不受福今皇帝纂位立極光照天地
浙右土獻太原面縛黃鉞白旄不秉左右天下
大定日月所照風露所霑鴻賓葵捧一一無異
然後張廢禮修墜樂驅信馳惠浸仁沐義宗廟
社稷郊祀耕藉之事歲無虛焉徇路之器立春
以鳴區宇文物翕然爲變嘉祥上瑞若麗天者
蟠地者懸于雨露者附于草木者奇爲禽獸者

豐爲稼穡者維月繫日維日繫時知良史之不
遑暇食至于拳拳待天下賢俊躬試而親禮升
降黜陟坦然明白由是左夔右龍前稷後契凡
百執事駿奔走莫不克賢風教輯睦天地肅節
易曰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傳曰無爲而治者
其舜也與又曰謂武盡美矣未盡善也今推尊
吾君之道克定天下不因流杵之血守文于域
中恬澹冲寂恭己南面姦回汨沈正直飛舉誥
未出而俗化典將啓而時行所謂先天弗違後

天奉時者豈功不出于武王哉易傳之稱堯舜者豈止待于堯舜而不待于後之聖君焉是冥符之道不在沿襲者非天與天授乎故觀吾君者可以知堯舜焉可以識易傳焉武王之功既未盡善夫豈下乎宣王之道耶詩人之頌宣王輝煥赫奕至于今日而吾君之道詎宜默默乎方今左右前後巖穴藪澤悉多聰明之人而頌吾君者莫不衆也然吾君之功業雖竭天下之知慧聚天下之筆舌豈能罄露其淵奧故天地

之功百姓日用而不知惟吾君之道亦然也然而生其時爲儒冠而不能薄頌仁聖之業亦負笑于樵夫爾臣湘謹清淨心意盥沐舌髮稽首穹昊拜手皎日撰爲宋頌以告于神明其辭曰九區混茫皇天錫呈羲教農化勛紀華彰繼華于禹承禹于湯比于文武逮其成康聖道攸傳富壽無疆隋之棄仁天命不常殲厥侈毒祚歸巨唐唐孫復昏蕩于四方民瘼其咨逾于懷襄草創中間崩析滋章割山裂川國爲披猖氓不堪命神恫其殃俾宋有圖橫弛監張日

月五辰齊其啓光實維太祖肇基建邦有若有苗逆命
弗祥爰整其師赫怒斯揚荆舒旣貢南海趨蹌庸蜀微
盧雖險無當惟爾曰夏毒靡有流民始克昌屢飢而饌
久渴而漿冰極授衣暑煩降涼洎我聖君傳葉振芳聖
神仁明浩浩汪汪吳人來王并汾懾降服不以戎鼓罔
其鏗風雨攸暨如禽集翔淳復天人禮修夏商前正後
直左賢右良忠正並驅回邪跼藏鰥恤寡矜寇屏宄亡
藥蒸石黎法衡度量乃宅孝悌乃謹序庠衣帛食肉罔
有攸傷關譏匪艱什一靡龐雖有罟網不罹汗潢雖有

山林不亂斧斨雖有權衡民不以強雖有郭郭民不以
防宗廟旣清郊社甚莊品物爭瑞史載交相未誥俗化
將時合蒼盈耳四海但聞洋洋其雍其熙無施無爲乾
坤法之治于垂衣裳彼蚩蚩不覺不知天下一致夫何
慮思清之淨之平之泰之倏變于道殊途同歸偉焉厥
圖本蕃益枝百世之後實流其奇史官旣良康哉具書
古有吉甫爲宣王詩是故臣湘作夫頌辭聖德形容神
明告茲狂斐恐懼少頌史遺

送駕部劉侯赴關詩

并序

天子富有四海諸侯述職于四方天下爲藩屏
者有遠近小大民有奢儉淳猾故天災時數麗
其土地有吉凶否泰則政事有好惡險易者雖
古亦然當天下之凶否者惟聖人乃能禦之當
圖本審古亦然當天下之凶否者惟聖人乃能禦之當
一方之災祥者惟賢人乃能守之由是聖朝慎
四方之選革唐室之故不以隼旟熊軾之貴使
有千里必命服讀聖人書行聖人教識天災時
數之變知奢儉淳猾之俗察吉凶險易之事者
乃能爲之如是焉始命之于宰相俞之于天子

亦以平章百姓協和萬邦也廬之爲郡也不在
邊徼不可謂遠矣其支邑在商世有放桀之地
在春秋時則有稱唐子者稱舒鳩者其爲大亦
可知矣然而其土沃壤其民侈僭其風猾其俗
險六朝之後兵不及其境周世宗皇帝下十四
城怒壽敵者則苦壽而不苦于廬繇是其土地
益富人民益驕維屋室牆宇皆丹刻楹桷玩具
器皿皆雕鏤金玉子女服飾皆紈繡珠翠燕燕
然盈且滿其亦久矣天子宰相亦知其侈而且

驕也復懼天之惡盈也將有時數之變非有道之士守其土則廬之民必蕩爲疫鬼免者無矣幸而駕部劉侯出于相庭也天生奇姿神與明智尊六經知四方利害凶吉變動之數必察其始終奢狎險詖之俗必識其去就淳化二年宰相簽牧于廬帝曰俞公固辭帝曰汝往哉公再拜駕輶以布天子命至則示儉約淳略行禮樂忠信禁侈制猾秩然有法度然而民未知教也或咨咨而云云公恐懼曰若是則吾知天命之

將變矣明年正月至于六月不雨民遂困冬十一月火于城民復懼公弗禱弗祈或問其意對曰吾願與廬民禱于今日之後弗禱于今日之前矣然而歲雖凶無殍路之氓焰雖熾無逋土之客蓋守者之賢能禦警戒俾廬之民皆幸而免也故民始知天之道復知公之教相謂曰劉侯始示我以儉略勸我以禮樂禁我以奢狎吾謂迫而殘今天責之變乃知劉侯之憂我也故民始咨咨而終怡怡爲子者父始教弗聽及其

賤于人也然後知父焉爲臣者君始勸而弗誠
及其殫于人也然後知君焉由是奢者從儉猶
者從教知禮樂忠信之可依也次年風櫛而雨
沐雖天之錫亦公之惠則移俗之道俾廬爲康
寧之後圖其功與德必煥史牒爲後世之則也
未攷績天子有詔將命腹心腸腎也今則升泰
階則知夫致吾君子堯舜復何疑哉前進士趙
湘始仕爲廬江尉走公麾下幸爲公知聞其去
作詩以明之又作頌冠詩之首云

帝有天命四方是宜祥有時數元極則傳愛物在皇惡
盈在天惟彼廬墟安寧有年土沃無蟲民驕且專窮侈
勿度宄猾相肩彼孽旣盈厥兆斯綿天子眷之丞相竦
然僉曰疇當劉侯其賢帝命欽哉布教甚立儉以示之
信以布之侈焉猶焉禁之制之惟公拳拳是民咨咨惟
民未知其惡去遲公恐公懼吾知天時將及弗度明年
果饑雨師不顧其歲莫支回祿仍怒公豫其知雖凶雖
燄弗禱弗祈厥民旣羸爰求其私始惻天變相議而辭
公始儉我我莫肯隨公始廉我謂公啓威公實愛我而

莫之知洎稟公教里閭相師易侈以儉猗庸悔追逮夫
 次歲百物咸宜雨奮于畢火藏于離民歌且謠四郊怡
 怡教民肅祇功德流滋史臣弗遺後世是資攷績未彰
 徵于帝畿腹心腎腸帝將布其民之懷仁亦孔之微公
 不我留齎咨涕洟來旣云暮去惟是思湘採民謠播于
 聲詩

南陽集卷一

南陽集卷二

宋

趙

湘

撰

五言律詩

華頂峯

連天含積翠石路接危藤日近棲鵬樹雲迎望海僧
 狖傳幽谷響泉落斷崖冰中有仙人宅知居第幾層

黃鶯

黃金類羽翰飛出雪晴山語曉他禽默啼花別樹閒
 微陽疑獨照急管偶相關紅杏園林闊經時得往還

登程主簿南亭

南溪亭蔽月主簿好看雲暇日曾移樹炎風盡帶薰
四牕山曲入一徑草微分買石清流底名賢待贈君

蘭江仁智亭

蘭江江上亭仁智稱為名山色曉爭出水光秋更清
微風飄復斷好鳥過還鳴曾伴陶公醉疊聞漁唱聲

題石橋寺山井

何年鑿薛紋寒氣觸僧魂穴在青松底泉通白石根
汲因嘗茗客窺有斷腸猿偶向秋來照吟髭雪露痕

書松門寺壁

物外纖塵絕堪聞樂道歌好山光不盡幽鳥語無多
樹影秋雲雜泉聲晝磬和高僧自禪定時有野人過

登揚州孝先寺佛閣

勝寺登危閣凭欄卽近鵬無雲生北固看日下南朝木
落吳山迴天晴楚水遙從容萬慮息自喜赴僧招

金山寺

衆木皆穿石名香自合焚兩廊吳分月一閣楚天雲
雨過新燈露潮平晚磬分僧吟貝多偈夜靜釣人聞

九日松林寺登高

九日松林寺登高過石橋野僧憐不醉山菊笑無慘
齒憑泉漱雲衣近樹飄自知清靜意應免俗人招

登天竺靈隱寺上方

寺高傳絕頂一到即忘機夜月逢僧早秋雲出樹微
磬邊巖狖過牕外海鷗飛欲下莓苔磴題名卻惜歸

題國清寺

物外千年寺人間四絕名兩廊諸嶽色九里亂松聲
海氣飄僧院秋鐘徹縣城夜來疎磬斷月影徧樓清

蘭汀晚泊

孤舟愁晚泊葭葦暫相鄰旅鴈初棲雨江花偶向人
強吟還自愛忽語有誰親倚棹煙將暝秋風起白蘋

秦淮晚泊

晚泊秦淮上無人獨倚檣遙峰平積水別浦露殘陽
往事隨天望新蟬聒樹黃漁翁有深意不語自鳴榔

書韓隱人壁

雨黑徑垂莎全家在薜蘿樹空穿井出門掩燒痕過
寫易漸生硯懸壺月上柯近來山屐老枯齒旋無多

戊子歲東歸書事呈龐先輩

上國有春榜遠人無試期携琴出關早聞雨到家遲臥
病鄰皆笑嫌貧僕轉癡高堂倚門久此去尚多岐

題張處士山庭落葉

搖落拂殘棊蕭騷傍菊籬硯浮牕外影人拾樹中詩掃
綠粘苔冷燒紅煮茗遲巢鳥還有意猶在月明枝

招阮山人宿

初晴石路新溪戶別無鄰自夏評詩徧經秋掃葉頻拂
琴堂有月冷藥病離身欲話因來宿西軒只兩人

自題

獨居顏子巷還自種忘憂偶病閒辜月因吟瘦過秋泣
多曾憶阮貧極尙師丘散拙兼成癖如何稱俗流

江秀才新居

營居知避俗領鶴過秋郊泉照書初架牕移樹未巢留
題新墨濕掩戶舊鄰敲數本當簾竹茶煙漸欲交

剡中齊唐郎中所居

古柳垂溪水當門繫雪舟開樽延白鳥掃樹帶清秋閣
上看華頂窗中見沃洲尋常投刺少來卽是詩流

秋夜集李式西齋

澤國秋光淡詩家夜會清
雨餘逢月色風靜得琴聲
小徑幽蟲絕寒階落葉并
嘗茶不擬睡自起遶池行

別耶溪諸叔

又散耶溪會斜陽在古原
出門逢落葉去路有啼猿
短髮不堪照新詩誰與論
如何爲遠別風雪宿孤村

遊爛柯山

仙人與王質相會偶多時
落日千年事空山一局碁
樹高明月在風動白雲移
未得酬身計閒來學採芝

天台香柏峯會志上人

孤峯連鳥道幽會興難忘
對坐無人到空林盡日香
斷崖逢積雪高木露微陽
靜話看晴曉聯聯過晚岡

送江少府赴華陰

行路華山前之官髮黑年
移家擬拔宅作尉已呼仙
近縣雲隨鶴當門樹著蟬
吟詩因夜坐毛女落秋天

送張用礪殿丞赴闕

詔書徵入闕數日醉離筵
野老衣多淚山溪雨送船
郡齋閱月色江鳥得詩篇
省閣人相待供吟幾樹煙

寄梁鼎殿丞

登門長失約千里阻關河每爲秋風至空令夜夢多舊
時曾見許新諾復如何想望臨荒徑微微雨滴蓑

送韓嶼秀才南遊

楊柳一蟬清關河九日行卻來時未熟此去雨初晴僕
嬾嫌書重驢幽喜骨輕還因得新句山寺徧題名

送李先輩罷官之四明

官滿鶴衣輕全家在四明上船秋月白到岸海山青藥
妙初痊病詩高舊振名遙思落帆處太守出郊迎

送李著作赴四明

暫辭芸閣伴欲上海邊城地近瀛州見山連越水迎駐
帆寒草動移旆曉霞明到日新題出登高待雪晴

送沈天錫赴始興司戶

落葉上青衫攜家赴嶺南欲行猶買藥侵早卽衝嵐久
賤惟知事長貧不解慙山城騎病馬吟句去庭參

送周洞之蜀

劍閣衝秋去迢迢動鬱陶千山非故國九日莫登高峽
樹參天碧巴猿向夕號當壚人不在何以慰離騷

送丁鶚下第客遊

尊前泣復歌清淚酒相和別岸春風靜孤舟夜雨多
鳴煙草露花逐夕陽波我亦無憀者東西欲奈何

送周湜秀才之武川謁黃員外

黃卽周舊主人

特地照青銅行行謁謝公山窓新入夢池館舊聞鴻
岐路雲邊去炎蒸雨後空郡齋如伴話滿座是清風

送羅權

相逢從冷澹此別復淒涼去路迎秋色行衣拂夕陽
酒濃心易感詩好意難忘莫作關山役吟髭況漸長

送韓起

門外雨初晴春深送客行離筵近流水芳草向空城
遠鳥啼仍亂殘花墜欲并會須頻飲酒莫遣白髭生

送到逢吉

獨去誰相待全家寄舊林雨聲鄉外盡秋色水邊深
別酒香和菊新詩束傍琴將行還共立江上起孤砧

輦下送沈天錫

未第逢花盡殘陽照渡頭入關頻值雨歸棹獨隨鷗
樹暗藏鳴鳥山空接漫流琴書不同去猶在酒家樓

送劉熙

落日照行衣鄉程隔翠微聽蟬臨水別聞雨抱琴歸鬢
髮各疑短天涯相見稀離歌一聲斷江上有鴻飛

答徐本

天遠草離離秋霖寄信遲相思逢葉盡獨坐聽蟬悲岳
色寒前見松心雪後知頻招猶未至時復檢清辭

別所知

知音不可得此去但消魂別夜俱聞雨殘秋自出門水
橫芳草渡煙蔽夕陽村應念千山外明朝獨聽猿

別楊堪

此身偏似鴈南北但孤飛久客難爲別窮秋況未歸去
程寒雨細留話夕陽微試共江邊立疎砧又搗衣

及第東歸泗上遇孫穆之話別

偶負同年約知君先出京相逢得酒病欲別值蟬聲共
立山當眼分題雨過城東歸幾人問爲子恥詩名

贈何明府

陶家宜寂寞多醉復多才鎖印秋山入移琴夜雨來試
茶還掃葉買樹亦和苔妙句鄰僧乞仍聞得藥回

寄東陽王明府

經炎雖得信旦又夢兼思多暇知無事新秋合有詩樹
涼看雨過吏散見蟬移誰共清宵坐西軒月滿池

立山聞蟬因寄東陽王穆明府

孤蟬鳴水湄獨立少人知急恐移他樹清還似舊時曾
同秋館聽併起雨堂思南望臨風久經年不得詩

別王穆明府

又作殘秋役陶公爲斷魂此行知入夢欲去更登門落
葉堆霜徑微陽隔雨村豫愁山館宿相憶獨聞猿

寄楊坦明府

不語仍孤立何人知此情春禽鳴別樹夜雨入空城望
遠魂堪斷思閒夢亦清曾陪遊嶽寺遶竹共題名

贈潛溪李明府

縣幽多水石栽竹亦成畦聽雨公田近開牕月嶽齊宿
禽無別語病馬立閒蹄夜坐聞清唱何人釣月溪

寄楊填

閉門苔自長春恨極天涯落日山橫水空城雨過花斷
狂曾避蝶多病更聞蛙江上無消息風吹渡柳斜

旅中示所知

無慘作客時况逼入關期聽雨醒如醉聞蟬坐欲移病
催新髮長貧有故人知應念將行計出門多路岐

秋夕宿楊明府廳

主人無俗緣留客菊花邊雨氣寒并竹秋聲夜雜蟬爽
知於酒稱閒覺愛基偏不欲敲孤枕更深卻漱泉

暮春郊園雨霽

郊園春已暮霽色射疎籬地靜苔過竹沙清樹入池野
人來盡日山鳥語多時偶傍松牕立微風動七絲

詠山屐

鳥道人分去同行只有筇過橋泉照齒穿竹蘚留蹤夜
閣吟登月秋山醉掛松自窺還憶謝會著在諸峰

秋日過吳侃幽居

掩門多徑草涼氣動疎林細雨經煙盡微陽到菊深話
詩無鳥過試茗有僧尋欲去還留宿牕邊月照琴

登高

天晴九月九秋思攪騰騰大醉無人會高山獨自登看
鴻時背水採菊阻尋僧往事還堪憶狂吟罷未能

自樂

自樂原西趣疎林入戶清洗池秋得月移菊夜棲螢古
意憐琴淡新題喜病醒時聞岳僧至閒講煮茶經

官舍偶書

病枕方行藥公門似隱居孤煙寄庭木微雨長秋蔬宦
薄慙騎馬山高夢結廬期僧仍未至慵寫與人書

野步

原野宜秋步支筇日欲斜斷橋時立鳥疎草露行蛇細
雨霑梨葉微風過稻花坂西又吹笛煙火兩三家

贈省安上人

閉門棲古寺塵路杳無蹤夜講香飄月晨齋磬入松石
屏泉氣冷山屐蘚痕濃自說秋來興時時夢遠峰

僧院苔

香銷人寂寂鋪碧斷塵埃積雨聲初盡高僧定未開冷
痕穿竹去秋陣隔泉回此處應長在閒人況不來

會平上人夜話

秋燈照岳客深夜坐前軒白髮新聞雨青山舊聽猿病
多添藥債吟苦避蟲喧不寐還相對高梧葉自翻

照上人山房庭樹

惹雲非手植自與薜蘿交
雨過苔侵影秋來月照巢
錫寒枝上掛偈好葉中抄
誰見僧行遶煙涼夜磬敲

贈水墨巒上人

講餘精小筆深院竹脩脩
試墨因磨雨思山忽寫秋
靜曾窮鶴趣高亦近詩流
更擬緣清思和雲狀沃洲

送僧歸終南

夏滿辭京寺終南路有松
月高緣白閣葉盡到中峰
漱齒泉飄錫冥心露滴鐘
長安如不去期與鹿相逢

夏夜山中喜雨

何峯雲共出一夜灑山簷
爽氣連燈濕涼聲得樹兼
醉吟還有意臥聽似無厭
已約凌晨起泉聲自捲簾

飲茶

晝夢回牕下秋聲碾樹邊
僧敲石裏火瓶汲竹根泉
影照吟髭碧香醫酒病痊
坐餘重有味猶見半牆煙

方廣寺石橋

白石峯猶在橋橫一徑微
多年無客過落日有雲歸
水淨苔生髮山寒樹著枝
如何方廣寺千古去人稀

南陽集卷二

南陽集卷三

七言律詩

上穀川尹殿丞

頃闈題詩送赴官郡齋瀟灑謝公閣樹邊
棊閣開秋鎖池上吟牕見畫山吏散獨行紅
葉外酒醒時望白雲間郊原漸有新烟火
知是逋民鳥道還

寄新安梁殿丞

郡孤詩句許秋供見說多閒卻似慵移樹
好禽來獨院

上樓高雪在諸峰泉當月際搖吟影
薛自雲邊得屣蹤
此興未尋頻挂夢阮公池館舊相容

寄湖州刁殿丞

白蘋溪湛五亭寒物象全宜謝守閒
秋盡棊聲過竹寺
雨餘詩思落茶山鳥依高樹和煙宿
人釣清流帶月還
池館有情多入夢近來誰在笛聲間

秋日過韓原隱居

霜落門前石齒清靜中曾聽咽泉聲
分題會客多無說
抱疾迎僧忽強行
廳外葉隨蟬影過井邊苔趁雨痕生

紗巾任側衣從破二十年來不到城

贈蘭江鞠明府

笛裏聲飄柳色寒縣齋深在白雲間
孤吟夜倚琴邊月
半醉秋登宅後山煙徑樹清苔蘚長
雨塘人散鷺鷥還
蘭舟有客題詩望溪止家家晚唱闌

寄蘭江鞠評事

東望堪思捧刺時姓名相齒有人知
公堂伴語山光入
秋閣嘗茶樹影移石上琴尊容賞月
水邊臺榭許題詩
重因送客留連甚長記還家不敢辭

送春

留客強歌還強醉送春多雨又多風五更池館孤燈盡
三月江城一夜空青鑑照髭疑有白子規啼樹已無紅
相逢賴得明年約應向花前慰斷蓬

春日宿信安張明府廳

夕景含鐘露欲零幽人醉宿長官廳牀頭蘚色雖連月
池底花陰更雜星梧葉乍題無物汗蜀琴微響有風經
陶公伴客不思睡門外數峰山曉青

秋日江亭

遠岸鳴蟬未擬休蟬邊風葉動颼颼平沙露白聊宜鶴
孤島分青獨映秋野色半侵涼氣濕水光低引夕陽流
題詩盡日無人伴空憶瀟湘有釣舟

秋夜舟中作

酒醒身計正悠悠澤國如萍信水流獨夜聽鴻深浦宿
壞篷連雨一燈秋年來自覺新詩澹江上誰憐舊業優
腸斷山家數聲笛不知孤客在孤舟

秋夕旅館言事

一點孤燈萬里身離腸曾攪九回頻梧桐自管秋來雨

蟋蟀誰妨夜後人
枕上夢將衣共短
卷中詩與髮同新
江邊但厭攜琴去
明月西風滿路塵

郊居言事

斷徑危橋積蘚痕
閉關終與俗塵分
深秋鶴影臨池見
靜夜碁聲隔水聞
山榻病來誰寄藥
石牀僧去獨看雲
閒吟閒醉慵開眼
門外寒蟲叫日曛

早秋言事

苔染衡門綠有錢
不堪風月漸凄然
蛩聲乍出斜陽外
山色初來落木邊
掃葉偶窺栽菊地
卷簾因作擣衣篇

故人南北新髭長
昨夜高懷雨滴蟬

暮秋過沈齊別業

暮蟬頻響勝聞歌
白石牀清蘚色和
徑冷獨留寒菊在
樹疎分得夕陽多
沙泉月澹曾棲鴈
籬落烟微半著莎
誰問寂寥詩景趣
竹扉時有野僧過

宿成秀才水閣

卷箔無應永夜虛
凭欄還似釣魚師
牀頭雨細飄蘆葦
池上燈寒照鷺鷥
孤枕聽泉隨斷夢
好風吹竹隔殘碁
主人不寐客魂爽
曉色欲來猶賦詩

雨中寄所思

寒氣蕭蕭瘦骨驚
自知分得四愁平
秋堂病起莓苔色
池閣夢回蘆葦聲
幽滴冷痕連樹影
暗驅浮氣入詩情
衡門獨掩還無語
一日相思萬縷并

登杭州冷泉亭

天竺峰西月幾層
亭孤應忌俗人登
山光曉射聞猿客
泉影秋搖倚樹僧
微雨洒臺青有點
片雲生石冷多棱
斜陽更起題詩興
還喜重來或未能

題包山人拄杖

倚雲生處絕塵埃
見說嵩高客寄來
扶醉未聞和屐到
伴吟曾是探山迴
尋僧過竹青敲月
看鶴沿池冷卓苔
知渡寒溪偏得力
夕陽風緊打冰開

蕭山李宰君北亭卽事

掃灑仍聞屬意勞
遶池生蘚不生蒿
敲花雨過琴絃潤
吹竹風來鶴語高
牕裏樹光清著枕
硯中山色冷趨毫
何人可作題詩伴
試茗應思謝法曹

留連李寺丞吟詩閣

靜閣採詩人罕到
棲棲樹石盡當簷
長因夜月全開戶

獨爲南山不下簾得句硯中秋水減覓題池上晚花添
炎天幾度相留宿曾值風涼雨氣兼

遊石橋寺

陶令尋山勝境開偶陪清賞憶天台秋雲盡放諸峰出
野水時聞獨鳥來巖畔坐宜窺蟋蟀樹邊行亦避莓苔
斜陽石上題詩去更向松陰遶一迴

秋日宿楚江西寺

滄浪生計任西東人向蕭園寄斷蓬燈影半軒無夢寐
雨聲長夜在梧桐閒僧正笑吟髭白故國那堪水樹紅

志業未知誰念我明朝江上葦花風

聞曉角

一聲初起曉光浮吟笛啼猿亦暗羞清動月華猶滿樹
冷呼山色欲歸樓時縈別館侵燈過偶帶涼颼入夢流
誰會酒醒傾耳聽近來沙塞不吹秋

觀楚上人陳處士夜碁

對局清宵解客醺坐窺玄妙杳難羣勢侵孤燭和秋冷
聲隔高梧帶雨分關外散飛星出漢水邊斜起鴈穿雲
無人得見爭先意時被西林宿鳥聞

山居引泉

自引靈泉勝取冰入雲窮穴始因僧間疏咽處秋無際
靜聽時來月有層乍覺疎林多爽氣漸疑幽石減寒棱
雨餘終夜西風起流過吟牕濺著燈

九日幽居書懷

九月蟬稀九日催年光如逐水聲回人思往事妻涼在
菊倚荒庭寂寞開落葉偶從池上過夕陽初傍酒邊來
白衣去後無消息雨濕東籬欲長苔

山行

翠滿衣裳遠徑分漸供幽興入詩門臨泉自愛窺筇影
過蘚何妨駐屐痕因惹斷雲還倚石偶看殘照學呼猿
行行卻喜無人到曾爲秋來挂夢魂

憶別

何處離筵酒欲空夜涼橫玉自吹風人當木落關山外
秋在月明池館中隔水不堪驚遠夢入雲猶擬觸孤鴻
憑欄寂寂還多感誰會無言憶馬融

書韓山人壁

山木爭高葉盡深山人半醉在庭陰常時具饌多餐藥

偶夜聽松不弄琴雨後看苔連井口秋來見月到池心
近聞牆外諸峰賣只向茶鐺便煮金

閒居書事寄逸人平上人

雨驅寒蘚入衡門顏子簞瓢近水濱靜話忽容幽鳥聽
好詩長忌俗人聞半簾松影和秋卷一檻棊聲與竹分
野客有情曾有意相思時望過溪雲

春夕偶作

一夕衡門獨自開雨陰深巷少塵埃酒醒風傍池邊起
坐久月從花上來何處夜歌初欲斷四鄰春夢未知回

因思此興無人共時復孤吟步綠苔

贈張處士

應問秋雲學得閒飄然如不在人間青籐篋裏詩多怪
紫栗枝邊藥更癡江客對棊曾賭鶴野僧分屐借登山
仍聞昨日來城市又抱孤琴踏月還

五言排律

寄雪川刁殿丞十二韻

柳渾曾吟郡中間遇牧之留連皆往日寂寞偶多時物
象應無改軒車自有期憶山辭闕早採藥上官遲澤國

閒堪賞公堂靜好窺掃苔紅葉過臨水白蘋移樹石秋
供畫汀洲曉入詩謳謠漁父得孤潔鷺鷥知笛外風含
酒樓中月照碁野田耕帶雨寒井汲和嘶城郭煙霞近
人家橘柚垂會須尋此景況與二公宜

寄梁鼎殿丞十二韻

憶昔初投刺秋風八詠邊偶參知好日一見自多年吏
散公堂雨簾垂館樹煙共吟曾試茗同坐或聞蟬渡水
尋支遁登山學地仙獻酬多奧妙談笑屢遷延夜月侵
詩卷寒燈落酒船醉容韋帶去臥許石床連池館今何

遠汀洲思倍牽庾樓知有約顏巷奈多緣病眼隨蓬斷
愁心逐旆懸高臺聊一翠芳草夕陽天

七言絕句

和子華對雨有感

小桃凌亂逐東風繁杏枝梢次第紅把雨直須連日看
春風一半已成空

雪白朱紅幾萬枝年年長恨失花期莫嗟飛雨淹游棹
卻賴春寒發較遲

蒙惠拄杖及詩依韻奉答

藤枝既老解縱橫禪老因何有道情識取箇中無把捉
眼前瓦礫是瑤瓊

蒙以詩惠水晶鱸輒次韻答謝
凝如寶匣開明鏡散逐金刀落素絲我為年來多內熱
徑呼玉助盡三卮

聞太素絕食飲水頗甚清羸以詩奉招

曲肱飲水歸寒士服氣休糧號道人顧我非寒亦非道
好來相伴祭身神

南陽集卷三

南陽集卷四

宋

趙

湘

撰

箴銘

室箴

夫子五十而學易稱知天命又稱可以無大過
矣蘧伯玉知非于四十九韓退之少去非之一
年作五箴以自訟子曰吾未能見其過而內自
訟者也退之之賢知過而自訟然則訟之者何
蓋使不貳過也予生三十四是年未加于三聖

賢讀書不及古人賢不敢望于退之其可不知其過者乎因作室箴以自訟云

待雨以室食器以陶不陋不穢可歌可謠回巷以陋回飲以瓢嗟爾不賢比回孔驕如不汝安乃道之消

爭箴

君子無所爭必也射乎爭之其大者既賢爭之其小者則愚愚盍爾思賢盍爾圖爾氣方剛爭既爾趨爾近不惑爭豈可誣彼不仁爾訾之將欲爾誅彼不義爾斥之將欲爾鉏爾不知改將害爾軀如必爭已道實無污意

不為跖教不為朱爾以是爭雖窮不孤

交箴

交可無乎無將我愚交可濫乎濫將我誣澹然不佞湛然不污循循然不易穆穆然不渝惟如是焉可相與模如詐如欺匿怨以趨口左心右言止行徂非吾徒也可疾以趨趨之苟遲汝德宜孤故曰禮與其奢也寧儉交與其誣也寧愚交哉交哉汝其慎夫

吐握箴

周公之待賢吐握彰矣公聖人也待人若此後

之非聖者宜如何待人也因作吐握箴

旦之聖耶必待白屋哺三吐而出髮三握而復嗟而後
人非旦之族胡可以餐胡可以沐

狐銘

狐有疑決聽于冰故能自知人有疑復聽于人故不自
欺人以狐爲姦以人爲癡吁嗟若人爲狐之蚩

諫鼓銘

書稱陶唐氏曰稽古帝堯又曰聰明文思光宅
天下當是時也天下豈有不逮者豈有見聞而

出于堯之聰明者豈有道不行于天下者而堯
設鼓以待諫朝夕思念惟恐鼓之不鳴也惟恐
諫之不陳也由是巍巍焉而有成功矣堯之後
師堯之君民者皆永年若從諫弗拂者命出納
言者聞昌言則拜者故仁聖之聲不泯乎六合
然而夏之桀商之受諫器具設也將設之則朝
夕恐恐然懼有人立其器之前也懼其器之鳴
也懼其將有諫也故龍逢比干等皆死矣民到
于今爲之怨今之民非桀受之民也聞名尚忿

而怨而況桀受之民哉若龍逢比干得立諫器
之前得鳴之得陳之必將使其君聰明天下無
不逮無不合道焉況令馳暴虐之聲于後世千
萬年乎故作諫鼓銘以唱堯道云

彼聖之君無可以諫而諫器是陳既設之惟恐器之默
而人不云云昏之君有可以諫而諫器是湮雖設之惟
恐其鳴而其說紛紛故聖益聖昏益昏鼓哉鼓哉如何
不聞

論

薰蕕論

傳曰一薰一蕕十年尚猶有臭說者以爲人之善惡可
染而成也造物者雖一木一草莫不稟性于天苟可易
之則天之性無復盡矣在人之所稟莫非一氣莫非一
性言乎其要則上中下明矣攷乎其微則賢不肖別矣
薰蕕之說可以下而不可以上可以不肖而不可以賢
噫上之性仁義忠信也下之性詐佞回邪也賢之道本
仁義不肖之情本詐僞是仁義可爲詐佞乎是回邪可
爲忠孝乎是賢可爲不肖乎若性之賢近賢然後賢性

之不肖近不肖然後不肖以此為薰蕕庶幾也若謂賢
 近不肖而卒能不肖不肖近賢而卒能賢者鮮矣然則
 薰蕕有臭以其親也親之至莫出于君臣父子兄弟也
 如可染之則堯也子不復有朱臣不復有鯀舜也父不
 復有瞽弟不復有象子不復有均鯀不復有禹禹之末
 不復有桀湯之後不復有受受之兄弟不復有箕子

記箕子者紂親戚也注云馬融王肅以為紂諸父服虔杜預以為紂庶兄此從服虔說 文王之子

武王之弟不復有管蔡管蔡之兄不復有周公若聖與
 仁孰出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也不肖暴亂孰如朱均瞽

鯀桀紂管蔡也堯舜不能薰于朱均瞽鯀不能蕕于舜
 禹受不能感于箕子管蔡不能易于文武周公是豈聖
 賢之弗計及也受之于天如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何不
 能易而況于他人乎或問薰蕕之性臭也謂之十年有
 臭其亦不精矣如其析之則可曰臭之草近乎一薰必
 聞其馨馨之草近乎一蕕必聞其臭不馨不臭之性猶
 中人居上下之間雖不必臭可也惟上智與下愚不移
 其或執之謂蕕必能使薰之臭不惟不精亦使賢不肖
 果無別矣向之言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事果無驗矣

趙子作論以明之蓋去其粗而守其精也

後卜論

李習之嘗作卜論以爲刳龜以灼殘生勦壽旣勦殘之而又求其靈觀畫于焦朽不其反耶且復謂聖人不當有疑如垂法示人以筮可也湘讀之輒不樂謂習之負獨見之道非遠而且大者古聖人之所爲成法度于後世然而不自謂盡其美善由是設卜筮以曉于天地以昭于神明以定于心誠故寓法于禮有事于天地星辰山川鬼神宗廟社稷兵甲之用皆卜之悉印于天地之

心也故舜傳禹禹辭之俾枚卜功臣惟吉之從舜曰官占惟先蔽志昆命于元龜又曰鬼神其依龜筮協從周人勝黎祖伊恐而奔告且曰格人元龜罔敢知吉文王卜畋則曰非熊非羆成王旣啓金縢則曰其勿穆卜至于洪範曰謀及卜筮又曰龜從筮從夫如是古之聖賢未有廢卜者也禮曰三代明王皆事天地之明神無非卜筮之用不敢私褻事上帝故不犯日月不違卜筮又曰大事用卜小事用筮故天子無筮謂皆大事也傳曰天子卜征又曰筮短龜長春秋之事百有餘國無一不

用卜者詩曰我龜既厭不我告猷又曰卜筮偕止文仲居蔡仲尼以爲不知蓋卜有禮法焉今求之于聖賢討之于書閱之于詩循之于禮修之于春秋未見捨于卜者夫舜好生之道明矣然不以畏刳一類而廢天地之大禮如可廢則舜不當昆命于元龜如不誠又不當曰龜筮協從文王成王亦不當言卜夫子不當演卜于禮法春秋君臣又不當欽事其卜也謂其殘生勦壽則小者也卜事于天地宗廟則大者也聖人不以小而害大不以好生而害禮謂其精氣復而焦朽形不能以宣吉

凶則不知吉凶也吉凶之道豈存于精氣而復于焦朽哉蓋發于人而應于兆示爾謂其惟筮可者則文王象之仲尼象之亦可謂精矣此二聖人猶不能以象象之微而令廢卜如可廢則二聖人廢之不當使後人廢之聖人之不廢卜者存其禮法爾假使今之卜不如古之道存之則猶可知禮法猶可存吉凶如棄之是不師古而忘聖人之制是不教以禮法不示以吉凶若之何稱聖人之徒也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仲尼猶曰爾愛其羊我愛其禮今欲去卜甚于餼羊故作後卜論以復之

辨

泣麟辨

麟在圖書稱瑞應久矣以其仁宜出于有道春秋末周室既亂而獲麟焉孔子泣之說者意孔子爲虛應不宜出于其時是以泣抑亦不知孔子之泣也其泣也得非泣仁不行于世乎知麟之應而泣乎麟之性行乎仁者也是麟悲其亂而臣有殺君者子有殺父者天下之民不能聊生由是麟出焉且以示己之仁以勸時之不仁也孔子知麟也且悲夫世之不仁而不及麟之有仁者

人不仁麟警而勸之是人不若于獸也人不若獸夫子焉不泣如謂之非時虛應不當出而泣之則夫子自泣也非泣麟也可辨焉

揚子三辨

史言揚子吃不能劇譚又言揚子投天祿閣又言揚子無子讀者疑其故謂揚子學聖人道而有是者或問于趙子于是作吃辨投閣辨無子辨三篇以答或人云

或問曰揚子吃不能劇譚乎曰吃亦吃矣不可謂不能

劇譚曰是吃也惡能劇譚曰揚子于衆人則吃于聖人則能劇譚噫揚子之道足以聖足以賢足以皇足以王劉歆知之則曰空自苦如是不知雄者衆矣雄當是時似不言者況謂之吃乎宜也聖人之道當懼其吃道德不吃仁義吃辭吃志而已不當懼吃衆也雄果吃道德不當演太玄吃仁義不當作法言吃辭吃志不當反騷訓纂州箴而發焉如是也不可謂之吃則衆人吃于道德仁義辭志也雄吃于衆人也

王莽自立將以神前事于是誅甄豐及子尋投劉歆之

子棻于爵辭連及者急收不請雄校書天祿閣治獄使者來及雄雄恐不免輒自閣以投地而不至死莽知雄不預事有詔弗問病免弗獲復爲大夫或問雄投閣意將懼其罪而弗生耶將畏其法而求死耶曰非雄意雄之道繫天矣雄之命亦繫天也天之將喪斯文也墜地而死矣天之未喪斯文也莽其如予何曰不能謝病復爲大夫如何曰用之則行捨之則藏雄意如是必矣或問雄無子乎曰然曰史以雄非聖人而作經猶春秋吳楚之稱王故貽誅絕之罪敢問如何曰載此非良史

也諸儒之于雄也不如雄經一也嫉雄賢二也經緯百
王仁義禮樂則經矣若謂雄非聖作經而獲罪是仁義
禮樂非聖人不當言非聖人而言是亦獲罪矣嗚呼言
仁義禮樂者罪止于此不言者其罪如何噫雄之無子
也非雄之無也實時之無也非雄不得子而子也是子
不得雄而父也爲周公者必須伯禽爲孔子者必須伯
魚伯禽生爲周也伯魚生爲魯也非周非孔不父也非
禽非魚不子也爲雄子者必賢良非賢良雄不父也故
生鳥而不苗無復如鳥者非雄之欲有也賢良之生必
有時非其時不生故雄無子矣作經之罪吾未聞諸聖
人作經有罪聖人當言不當使後人言之聖人不言而
諸儒言之言之而無據非嫉雄而何嫉雄而不書余敢
罪于史

南陽集卷四

南陽集卷五

宋

趙

撰

說

釣說贈韓介

韓介行湘送之至于水濱見釣于流者指之曰彼水上者亦樂乎余對曰樂亦樂矣曰皆羨之曰子何羨曰川無舟路無馬區區乎天下吾不若其人逍遙乎清流優哉游哉為有得者安得無羨焉余語之曰子羨于釣而不知其樂之道也若子羨者但知匹夫之釣之樂也不

知君子之釣之樂也匹夫之釣樂夫近者小者君子之釣樂夫遠者大者余將爲君子說釣焉說樂焉匹夫釣于流君子釣于世匹夫樂其身君子樂天下昔者夫子釣于世川無舟路無馬區區乎天下已不樂而天下樂之曰敢問其釣具器乎其有獲乎曰孔子爲釣其器名同而事異竿以仁絲以義綸以智鉤以禮餌以信然後獲道焉釣魯釣衛釣晉釣鄭齊宋吳楚無不釣者是故勞一軀天下樂不惟樂之于古而又樂之于今孟子亦以是器而釣天下天下亦樂之噫孟子亦羨于孔子者

也亦樂其大者遠者也今子之羨其樂也近其得也小愛匹夫而不愛君子不亦背乎子能羨孔子孟子持其所釣之器以釣道于天下無嘆乎川無舟路無馬區區于天下如是爲樂不亦樂乎不惟樂之于今而亦樂之于後彼水上者生則生沒則沒非可羨其樂羨其得者曰釣于世者旣得聞矣敢問釣于流者有釣世者乎曰有之非太公望乎輔文王釣道于天下天下之樂甚矣太公之後吾不見釣道而有釣世者嗚呼一人而已曰彼嚴光者亦釣焉曰光亦釣名者非所謂釣道者孔子

所謂雖曰不要君吾不信也因子有羨于水上故書釣說以贈行

養說

善養者尊親而已矣不善養者備旨而已矣備旨非存乎志或曰養之說非甘旨則如何能富于甘旨是尊親也不能富于甘旨非存志也非甘旨則何如曰尊與志養之大者也甘與旨養之細者也君子務其大小人知其細人之生也有富貴貧賤故禮有等殺事父母不可強富以充甘旨如強之必求諸非道將不義以爲濫取

焉是則見毀于身見辱于父母見謗于鄰里鄉黨其爲不孝大矣惡謂之能養乎惟志與尊雖富貴貧賤皆在乎內而不在乎外也存乎外者人欲強之存乎內者人欲棄之是捨近而趨遠遺本而競末古聖皆志而弗強是以舜耕歷山則以匹夫養嗣放勳則以天下養子思以其家養曾參以其身養曾子歿曾元亦養有酒肉將徹不請所與其子孫問有無則亡矣雖欲復進而孟子謂之口體之養者曾元非甘旨之不充非強其富也聖人之徒猶不以爲善況強富于甘旨而果棄其志者哉

仲尼曰至于犬馬皆能有養不敬何以別乎多見其不知養也作養說

名說贈陳價

名之制在古麗乎天蟠乎地者孰無名焉然則累世而異者其惟人之名名之貴貴乎道道由人不由名道貴則名著道賤則名汨是故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古之聖賢異道不異名春秋時萬有餘臣名不避賤與拙是以魯有公子彊衛有孺羊肩楚有鬬穀於菟晉有公子黑臀羊舌赤鄭有公孫舍之凡此之類衆矣又若周

公之子而名禽孔子之子而名鯉夫豈貴于名號焉秦漢以降厥道尤替名之者但見濫于古聖賢復求其貴異者今之世尤甚焉往往慕周公之聖者不名周公則名旦希孟軻之賢者不名軻則名孟噫何惑繆之若是也古之慕聖賢者慕道德仁義而已不慕其姓名也如慕其名堯及舜則當名柏名栗名犧名農不當爲勛爲華湯則當名昊名頊文王以能自昌爲昌武王以能自發爲發周公以能待旦爲旦仲尼之慕周公也亦至矣盍不爲旦爲周而自以尼丘而爲丘孟子之慕仲尼又

至矣不聞名孔名丘而自以軾軻而爲軻揚雄之慕孟子又至矣不聞名孟名軻嗚呼古之人則慕其爲人今之人則慕其名之爲名今之人慕聖賢未若周公孔子孟軻揚雄之心也古人不以名慕之而今之人慕之道德仁義古人慕之而今之人不知慕口是而心非言敏而行訥于法似不恭于禮若不辨禮法之若是將以慕彼聖賢者不其繆歟潁川陳價始名宗柳蓋亦慕展禽之爲人也然而孜孜拳拳于聖人之道不隕穫不怠惰將以俟其有成也一日言及人之名請問其事湘爲演

說因之請易宗柳于是顧其人能自志于學不隕穫不怠惰韞匱而待沽命之爲價字伯圭亦冀其爲人不止于展禽也因作名說以贈云

義雞說

淳化三年秋九月再舉禮部冬十一月至京師卜其館得崇明之右有公侯之舊地焉寬且潔深且闢喧囂之聲且不聞前有二門門之內有廳廳之西南隅爲廡廡之後爲室廳之後明而不屋不屋之地爲堂爲奧奧之東西復皆爲廡爲室賃而止者凡十數往其之周旋屋

曲蓋無虛室也潁川陳氏子名仲思者其父于湘爲舅甥湘于仲思爲兄弟思父爲廷臣思侍左右雖東西南北而弗離也其年思父以王命之江陵運束帛來輦下以實府庫至是始相會由是同館而異室思次于廳西南之廡室焉湘次于奧之東而嚮廡室焉其于還往也喻于外爲至近喻于內爲至遠然而還往朝夕孰先倦焉思自江陵市二雞而育之一雄而一雌一立而一黃其飲啄栖息依然自得一日雌雄並遊乃自思所止之廡越非親之室三五而至湘所止之廡旣至而雄鳴無

怖懼之色又若自得湘思殊異之語曰是物也豈能越其所主所疎之門而至其主所親之室哉又疑其偶遊亦未甚異復視其往也又不由疎者之門而徑復思止又異之自是累日而至熟視數日或日有三四至或五六至而終不遊疎者之止異乎奇哉物類者有如是靈豈其懼疎者之傷乎顧親者之愛乎如懼其傷是亦知也如顧其愛是亦義也不然胡爲不遊疎者遠者之戶哉嗚呼爲人者不能周身之防棄親而愛疎去是雞也遠矣况近于賢良者乎湘愛其靈賞其智貴其義異其

事作義雖說有採而史之不獨止于異亦可警諸不智不義者云

解

兵解

黃老言兵爲不祥之器有道者不用後世間之以爲兵者皆不祥用之者皆無道也嗚呼其亦不知道之甚者矣兵之器不祥于凶人而祥于吉人故有道者當用之以治天下非聖人用之以害天下天下之人暴亂之殘賊者必欲聖人之有兵也是故軒轅氏戰蚩尤于涿鹿

桀害天下湯升自陬戰條之野桀之民待湯若旱農之待澤也且曰徯我后后來其蘇是桀之民欲聖人之有兵也受斲朝涉之脛剖賢人之心箕子比干爲匹夫天下之民爲塗炭武王兵之于牧野誓其師曰如虎如貔如熊如羆于商郊又曰用命賞于祖弗用命戮于社予則孥戮汝繇是一戎衣而天下大定是軒轅氏成湯武王爲有道乎彼三聖之爲心也將欲用其器爲不祥耶將不用之則蚩尤桀紂者且將焚林竭澤絕天下命毒流而不可止彼三聖者如不用兵是不仁不道之莫大

矣或曰上古聖人與後二帝或不用兵非有道乎曰兵之道當有時而用也上古聖人後二帝者無蚩尤桀紂之殘賊如兵之非有道也軒轅湯武有是殘賊如不用兵是無道也孔子之聖非欲爲兵說在春秋時則曰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又曰我戰則克皆有道也衛靈公問陳則曰軍旅之事未之學也是亦不祥于凶人也春秋之後若秦若項若陳若隋此爲凶兵以毒天下是亦兵也而其道于軒轅湯武異亦甚明矣黃老之言但以恬憺沖虛而爲道不爭而爲勝彼時將殺天下之人恬

憺沖虛其能制之乎故湘以爲兵非不祥之器有道者用之無道者勿用學者有疑于兵者作兵解

序

送司門何公赴闕序

舜典曰明四目達四聰所以觀天下而聽百執事之人天下風教之未備洽禮樂之未修理必求于百執事之賢者是故堯命夙夜出納惟允禹聞昌言則拜周公待人則不暇沐或吐哺而出斯實聖人慕于賢急于治然則賢者或患不得位得位或懼不獲言天下利害及其

得位而獲言則風教禮樂何患乎不修天下利害何患乎不顯司門何公讀經曉聖人意以道德公忠爲便宜開口論事無忌諱抵斥回佞無嫌疑公家之利知無不爲廉而濟勤而智倅于廬則訟簡而獄清賓祇而吏肅亦嘗自語曰吾胸中亦有奇乎天子仁聖吾未得紛紛吐天下事懼歲不我與也然而天高而近聽之惟公之善流于四聰易所謂應之于千里之外者癸巳歲夏六月天子遣皇華者抵廬而詔且將待其納言求其所識者是得位而獲言也噫昔孟子見梁惠王問有利吾國

乎孟子曰何必曰利亦有仁義焉孟子之賢踵于仲尼是當以仁義而利之不以利而利之湘知今天子非梁惠王不當問乎利求風教之未備治者禮樂之未修理者亦將泰生民使躋富壽之域而公繼踵于孟子是聖道之宜孟子不得言而公得言耶今不俟駕行其至也天子雖如堯舜命夙夜出納言雖如禹聞其言亦當拜宰相雖如周公聞其至將不暇沐吐哺而出焉及是時也則知紛紛吐天下事然後樹功業振名教洋洋乎裴回于聖時不可知其終窮湘職在秉筆吏于屬邑見賢

不書謂之隱見義不爲謂之無勇聞天子之用賢也于是乎懽暢鼓舞造言摭實備史之闕

送杜驥序

儒有窮達而待時命者古聖賢亦然然則古之人皆善遊或以名遊或以藝遊或以仁義遊或以忠信遊是故遊之名煥乎亙千古不可得而斥焉今遊者則不然或以趨媚遊或以權勢遊或以頰舌遊是皆非自爲之遊往往爲遊而愈窮況張仁義行忠信爲後世之稱乎嗚呼士之爲道也將欲能長且永莫不宜乎自然自然之

道豈惟遊而已矣是進名干祿亦然矣今之造場屋者苟非用古道而以詐媚權勢頰舌而獲志皆不能久有位則賢者著昭晰之聲蔑有聞也京兆杜君蓋古之善遊者也行發藝振名行實隨貌甚古言益當不喜百氏之說爲詩著文皆附經籍道旣孤介氣亦寡合故多爲今之遊者之所鄙耶傳所謂道不同不相爲謀有憐杜者弔其窮悴謂其不能學速化之術湘獨賢而不弔古君子患道不能速不患不能速位所謂不待速者命也非行道不能之罪若道而速窮果甚矣今觀君之遊旣

異于衆人之化夫如是又何晚之爲恥耶以其速化而疾毀曷若晚達而久芳湘察其言無怨曠之氣視其面無隕穫之色是敢進說以贈行

送周湜下第歸寧序

周氏自文武克哲且爲聖人其族茂而代有賢者出不可略也今厥嗣復有其人曰湜少敏性直烈不爲兒女守之氣好古秉筆遊學天下淳化二年秋客縉雲郡因爲洗馬林侯之薦升禮部有弟曰湛自天府升禮部有司明試以藝工竝薦于天子之前一旦二子俱爲風波

之困其進也無喜色其退也無怨容昆仲相與而辭曰吾家其有後矣兄弟學古俱獲中于有司其未稱旨者得非明天子愛吾兄弟也勵吾文學也又得非其時也有命也今舉于禮部苟一戰而稱霸是不能盡險阻艱難之身于場屋之間其得官也又惡能盡民之情僞而終身不辱乎大哉君子人也今進無忻色退無曠言者鮮矣周君進不以文自勝退不以文自負知其時達其命古人所謂良田之不憂歲晚也傳曰不知命無以爲君子周君其庶幾乎今將駕舟東歸慰慈母淬辭鋒其

復來也吾知其擅場無能爭乎勇者又何疑哉湘舊與之遊是歲先鳴負不讓之愧復愛周君不隕穫之道因致言送于都門之外

觀王巖彈箏序

樂主于音也音雅則和人誠能雅而和雖名器異而不淫于色不害于德也苟離于是雖填篴鐘磬爲鄭人衛人之執惡能免乎趨數傲辟之過也淳化三年湘始作尉潛溪明年夏五月事稍閒一日同僚者挈酒登邑之南亭以避煩毒四顧晴爽薰風時來有王巖者實金陵

人未至而居客之右觀其貌則脫略視其神則非俗人語爽而氣清主人揚之曰巖善爲秦聲問之則唯唯然湘聞則意有所不樂陰語曰是子貌脫略而神不俗求其藝則何鄙而且俗哉未幾主人命是器置于巖之前巖色無愧復不讓試調之鏗鏗然始作泠泠然縱之純純然自初而終且爲瑟聲似非秦弦也愛而問之則捨器而作對曰某之志始在琴瑟也幼能學琴逮成人遇秦弦或試調弄調之則心存乎雅正由是至于和往往離部之曲作操弄宛爾琴瑟之道如是亦使人不蕩其

心不淫其志無凝滯之想嗚呼邪正之音果在乎人不
在乎器也巖之志本雅雖手因乎秦弦而心存乎焦桐
夫豈異乎在莊墨之教而好周公孔子之道居蠻貊之
國而樂忠信禮樂之事苟手存乎焦桐心存乎秦弦又
豈異乎讀堯舜之書行桀紂之教立冠裳之門發屠沽
之行易所謂外君子而內小人也噫手焦桐而心秦弦
者皆是也湘愛巖異于衆因書實而爲序

王象支使甬上詩集序

詩者文之精氣古聖人持之攝天下邪心非細故也由

是天惜其氣不與常人雖在聖門中猶有偏者故文人
未必皆詩游夏文學人也仲尼以爲始可與言者與夏
而不與游游不預焉則于文而偏者不疑矣然則用是
爲冷風以除天下煩鬱之毒功德不息故其名遠而且
大也近代爲詩者甚衆其爲章句之君子或鮮矣或問
何爲君子耶曰溫而正峭而容淡而味貞而潤美而不
淫刺而不怒非君子乎反于是皆小人爾未有小人而
能教化天下使名以充于後世者也太原王公文固天
與之精氣又能詩也造意發辭變在象外戛擊金石飄

雜天籟闕邃渟渾幽與立會其爲美也無驕媚之志以形于內其爲刺也無狼戾之氣以奮于外所謂婉而直章者豈惟春秋用之蓋王公之詩亦然矣夫如是實章句之君子也當持之攝天下邪心除天下煩鬱之毒豈誣也哉君始登第自遊甬橋幕得二百章號甬上集淳化癸巳十一月授湘謂湘知詩可以發文言是詩以爲冠湘旣好學復有癖于其間因不敢辭聊爲精氣君子之說題于集之初如有責之以簡略亦敢對曰一言以蔽之是月二十五日前進士南陽趙湘序

送桂九官歸鄉序

士君子生有四方之志以其立功名享富貴而已不知其道者恥乎身未能赫然爲冠裳之耿光往往忸怩于鄉黨無歸歟之心嗚呼其真不知功名富貴之道也所謂功者學登乎古賢名者先聲而後實富者仁義充乎心貴者朋友敬其志四者行矣雖布素之衣委乎塵凡其歸也小人知其窮君子知其富四者不行矣雖軒冕之光熠乎其地其歸也小人知其貴君子知其賤華陽桂君余鄉人也于余家爲三世之舊十年之前與余之

河朔寧其父然後遊京師學聖人之道去年余再舉禮部見之實未求諸侯之薦詰之則其辭謙謙及徵其書觀其行則皆密邇賢室其不隕穫者余知夫待價焉今將歸衢焉其貌古而神清學既工名復振仁義斯備朋友斯敬其鄰里鄉黨有君子也則知其功名富貴焉苟貴其中而責其外余則歌曰衣錦褻衣裳錦褻裳今過予館留三四宿言不能竟其言也余作送桂九官歸鄉序云

南陽集卷五

南陽集卷六

宋

趙

湘

撰

雜著

原教

道之爲物也無常名聖人之所存者七中庸曰率性之謂道修迨之謂教而其具有五曰仁義禮智信合而言之是爲七七者皆道之所由生也易曰仁者見之謂之仁智者見之謂之智由是明之之謂道由是行之之謂教教所以存天下也柏栗有巢之世其民飲茹而樸道

易而教隆不親親不子子巢之穴之然則七者具于其中矣聖人者能因其化不煩于教也故七者不復萌堯舜以降氓之性不由道矣然而聖人者不以其不由道而棄之是故宮室之庖燧之衣服之寒燠之暑涼之而後教之以七者禁不齊則禮禮不齊則刑示之以君臣父子夫婦之事節之以喜怒哀樂愛惡欲之道是七者之教聖人無他心但欲其復道而已矣或曰二帝之氓亦柏栗之氓也柏栗不教而二帝教之不教者樸而教者不樸豈亦二帝之心不爲柏栗乎嗚呼其亦不知道

者也柏栗去天地之近者也二帝去天地之遠者也近者易而遠者難吾亦有說焉天地之未闢渾渾焉亦若子之胎其母也罔然而不分旣闢焉蒼蒼焉亦若子之懷胎免其母也游然而不辨旣定也空空焉亦若子之懷其母也乳哺之聲習之寢之息之沐之浴之鞠之育之皆信其母也喜怒哀樂愛惡欲之未形蓋柏栗氏之氓也其不教而自化者可知矣至三皇氏之氓亦若子之乳乎三四月焉指其顛則笑怒其聲則啼熟視者則附之不熟視則離之觀其喜怒哀樂愛惡欲且形矣情與

性紛紛焉交乎其中亂乎其外喜怒哀樂愛惡欲而得常蓋其生也久矣天地之遠教道之難又不可見矣然則堯舜教之勤亦至矣俾其成人而反乎胎也其爲教愚見柏栗之易堯舜之難也柏栗教之于無知之前堯舜教之于有知之後無知者性情也教有知于無知不亦難乎或曰七者之過氓知是七者若之何能無知乎對曰亡是七者禽獸也古之無知者心湛然坐忘遺照性情之不撓喜怒哀樂之未形暴亂姦邪之不作果混乎禽獸而不疑然而七者作豈害于無知乎道存而已

矣性情者生乎人之心者也七者治人之性情也七者果存道焉易曰聖人以此而洗心七者作于外而存乎內喜怒哀樂之不生沖沖然寂寂然以樂天下之不爭者是復之于無知也故曰教者本乎道道本乎性情性本乎心非在乎無知有知之相害也堯舜之後禹湯文武周公孔子咸以是教天下無他說焉或曰楊墨之不爲教也如之何曰小是七者申韓之不爲教如之何曰異是七者然則亦有以教人也曰非教也惑辭而已矣噫楊墨之小申韓之異者皆所以惑人之心心惑則情

性亂情性亂則道異道異則教舛君臣父子之不分暴亂姦邪之不息其欲教有知而至于無知嗚呼其不可知其幾矣

本文

靈乎物者文也固乎文者本也本在道而通乎神明隨發以變萬物之情盡矣詩曰本支百世禮謂行有枝葉皆固本也日月星辰之于天百穀草木之于地參然紛然司蠶植性變以示來罔有遜者嗚呼其亦靈矣其本亦無邪而存乎道矣聖人者生乎其間總文以括二者

故細大幽闡咸得其分由是發其要爲仁義孝悌禮樂忠信俾生民知君臣父子夫婦之業顯顯焉不混乎禽獸故在天地間介介焉示物之變蓋聖神者若伏羲之卦堯舜之典大禹之謨湯之誓命文武之誥公旦公奭之詩孔子之禮樂丘明之褒貶垂燭萬祀赫莫能滅非固其本則湮乎一息焉一息之湮本且搖矣而況枝葉能爲後世之蔭乎而況能盡萬物之情乎周禮之後孟軻揚雄頗爲本者是故其文靈且久太史公亦漢之尤者也揚雄呼其文爲實錄道之所推耳又曰若孔門之

用賦者則賈誼升堂相如入室奈孔門之不用乎然則揚子之言非不用也本有所不固爾傳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大哉夫子之言皆文也所謂不可得而聞者本乎道而已矣後世之謂文者求本于飾故爲闕玩之具競本而不疑去道而不恥淫巫蕩假磨滅聲教將欲盡萬物之情性發仁義禮樂之根蒂是郤克爲長萬之行吾不見其易矣或曰古之文章所以固本者皆聖與賢今非聖賢若之何能之對曰聖與賢不必在古而在今也彼之狀亦

人爾其聖賢者心也其心仁焉義焉禮焉智焉信焉孝悌焉則聖賢矣以其心之道發爲文章教人于萬世萬世不泯則固本也今學古之文章而不求古之仁義之道反自謂非聖賢不能爲之是果中道而廢者果賊于儒術者爲蠹教之物者古之人將教天下必定其家必正其身將正其身必治其心將治其心必固其道道且固矣然後發辭以爲文無凌替之懼本末斯盛雖曰未教吾必謂之教矣如不能是不若盲瞶之夫也盲瞶者不學聖人之道罔然無所知識雖無所知猶不爲儒術

之殘賊不爲聖教之罪人矣吁嗟如是之不固也其幸未混于禽獸爾而況能教人耶而況能道于萬世耶或曰今之言文本者或異于子如何對曰韓退之柳子厚旣歿其言者宜與余言異也

室警

天生烝民本異乎鳥獸飲食衣服居處之事其實別矣然而飲食衣服居處有若鳥獸者其心則仁人也飲食衣服居處有若聖賢者其身則鳥獸也古之人有巢于木處于穴毛于茹血于飲皮于衣服在鳥獸之間而不

爲鳥獸者後世聖人懼其混也爲之宮室爲之飽食爲之蠶組將欲使人知其身其心果與禽獸異奈何飲食衣服居處之且異而其心愈不仁夫如是則古之巢穴有仁人者也今之宮室有鳥獸者也巢穴雖近于鳥獸而其心遠矣宮室雖遠于鳥獸而其心近矣嗚呼巢穴之間人獸易知也狀斯別矣宮室之間人獸難知也狀斯同矣聖人雖欲其不混也如之何

迎富文

淳化四年送窮之明日衆人復迎富南陽子亦備禮潔

誠將祝之惚恍焉若趨起而有聲逼之則弗覲其形問之曰聲于空者得非所迎之神乎對曰然聞子之迎敢有不至是露影響是吐思慮吾實其神非窮之鬼有意有氣有車有騎族類既衆臧獲甚萃兄驕弟奢妻珠子翠惟飲與食金玉其器今子迎我亦頗容易篋瓢鄙陋蘋藻憔悴掃灑雖潔餽品無異詎可以食胡可以醉子盍聞乎金穴馳聲玉樹稱譽錦赫搖帳珠光動履進退朝夕酒酣音嗜生爲人奢沒爲神侈子如欲富吾等能致請徹其禴請重其餼貨殖可圖聚斂斯備子如不能

去富遠矣主人哈而應之曰是何言歟輒鼓脣齒君子固窮窮不濫爾吾不汝迎汝來何謂吾實迎富不迎其利迎之之神自有書記若汝等輩非我族類驅汝所往汝必爲誹汝姑屏息勿得當位但隱厥狀踧踖回避聽吾迎富使汝知愧遂揚其聲精厥心志祝之曰嗚呼顏其降乎管其至乎顏曰子淵管曰夷吾仁哉仁哉孔子以呼三百無怨三月不渝不讓于師將聖與俱富哉仁焉可以依於吾今是迎願爲其徒有馮者驩有段者木文侯是禮田文是服義哉義哉奮勇如逐惟富是思惟

貴是復富哉義乎可以爲勗吾今是迎願爲其族晉文
伐原范子烹稷尾生抱梁魏侯冒鎬信乎信乎如寶如
璧大車小車輓軌相敵富哉信乎孔子去食吾今是迎
願奉其職子思至誠曾參是效反必以面出必以告斷
樹殺獸有時誅罽孝哉孝哉禮經深造五用雖殊一源
同到富哉孝乎志養爲號吾今是迎願奉其教吾迎四
者敢不忠告于是屏息之鬼相顧相導瞬睛露舌齒鳴
脣掉或有以怒或有以笑且曰主人之迎非我之好相
呼以去出門叫嘯長揖主人謂主人傲主人勿輕吾有

人召

釋奠紀

余世爲儒少學七歲橫經十五始屬文二十五授鄉老
書因始舉孜孜自修自癸未至于壬辰凡九載復上中
選其年夏四月授廬江尉秋八月二十有七日至官而
祀期違矣明年春二月祀期至而病不能興至于秋八
月祀令尹修舊式先期一日使主者以餼羊一豚豕一
黍酒時果巾水潔淨罍爵嚴楚釋奠于孔子廟三獻者
戒陪位者肅趨事者謹執籥者齊時邑簿有適余行亞

獻禮始獲以儒之禮法秉笏具服而載拜祭于先師孔子也嗚呼余之不材也獲祿以奉其親禋禮以祭其師進退揖讓于十哲之前亦儒者之道而所獲多矣如其峻位秩赫聲勢皆儒之餘而人之命也故余以祿親祭師而自足復踴躍知孔子之道教不廢而禮樂之不崩余親友或痛予處賤位未能耿耿然發爲儒光者故余悚慄不敢當是說及祭先師遂作釋奠紀以曉痛者云

周仲嘉哀辭

亡友周仲嘉余鄉人也少孤未成童侍其兄于

京師旣成童骨甚異氣清而神峻因不好弄嗜書籍凡戲亦用毫墨爲具言笑必調弄音韻辨清濁遂能作歌詩旣冠尤善屬文賦頌箴傳累百餘篇雍熙初其兄官嵐州由是求嵐牧薦書太原之墟自唐室壞據爲戰國其俗之有子弟但淫于矛楯戈戟之器故文教爲廢器絕修理者今天子之德柔服始被聲教故仲嘉贊嵐牧書而獲薦郡縣風俗始識進士禮其年嵐獲一麟試一士旣獻于天子京師之間公卿大夫悉

異之有謂天將以太原爲木鐸故麟及士皆寓
彼且俾其人知瑞應識賢良由是場屋仲嘉之
譽籍甚其年予亦始授鄉老書仲嘉首來顧遂
與之遊爲傾蓋之舊于是僦館同處相切磋琢
磨道日益交日善旣而俱不利戰皆出都門梗
然爲南北之離端拱末仲嘉復求天府書而文
價益振愈始舉時十其倍予是時居父喪不能
偕入但聞仲嘉聲勢之張其年果上寄書來江
東弔予窮悴而復自異辭甚不樂實交友之心

也又三年予再舉至京師仲嘉爲浚儀尉予不
暇往仲嘉引僕鞭馬循街衢來尋余旣見之且
悲且喜且慰且語又愈往年之契所謂然後知
松柏也余旣中第仲嘉以春司非官罷試拜光
祿寺丞相見賀曰某與吾交之道不爲不售者
也余旣授官又與仲嘉別愴然之懷復愈往年
之別余旣至官有人自京師來云仲嘉之母喪
其人因哭母而疾京師卿大夫皆弔而恤之余
方馳介爲弔問禮踰月又聞仲嘉之昆不祿仲

嘉旣泣其母又哭其兄于是一病而卒嗚呼何
天不憖之甚焉何嫉賢禍善之至焉仲嘉年始
及壯今絕父母昆弟惟一寡婦一孤兒一孤女
皆未五六歲將安以歸乎余惟是故哭仲嘉其
知命則不哭仲嘉仲嘉之才之美無速朽之憂
是永年也夫天而爲壽者有之故皇甫湜壽顏
子韓退之壽李元賓亦稱歐陽詹可知爾噫朋
友之心其將如何今寡婦于禮不可問兒未可
筮仕女未可求歸若之何而塞朋友之志悲夫

仲嘉旣卒于京師則知銘誌之文皆當世在上
位知仲嘉者爲之故余不復言仲嘉之三世其
遺書亦當有典筆者編而序之余亦不盡書其
道但作周仲嘉哀辭云

幼不弄兮成童可誇毫墨爲戲兮將握靈蛇旣弱冠兮
文能攝邪但見金兮不聞有沙名籍甚兮爲聲且華道
頗光兮祿位彌加善于友兮久無疵瑕孝于親兮克睦
其家不幸短命兮今則無耶婦寡息孤兮可哭而嗟室
雖窶兮事業甚奢壽雖短兮聲名極遐人謂其折兮凶

且無涯余知其沒兮隆而不窪已乎已乎嗚呼仲嘉

南陽集卷六

原跋五首

士之從宦困于當時而文章顯于後世者多矣其能不

戚戚于窮厄而泰然自以為樂者既知有命又知屈于

當時者近而伸于後世者遠也余讀太傅趙公文至于

抑揚馳騁辯博宏遠可謂壯矣豈止其詩清淑粹美之

可喜也公之盛德有後矣然方其屈于一時其所以自

樂而忘憂者詩也可以想見其人焉廬陵歐陽修題

余守淮陽從事趙君以其曾大父司徒公文集見示且

曰願求一言為不朽之託余首讀其詩清澄澗潔淡雅

夷曠名章秀句前人之所罕道病而未能者往往屢呈而間發鉤而探之殆可以踰陶謝嵇阮之藩而徑躋其堂直而循之規繩矩範不失乎沈宋李杜撰述之要其悠揚之趣從容樂易之風神昭然在人目前竟無毫髮近于模擬而非自得者蓋其爲詩盡閱前人之作而深知其意然後辭之淺者不在區區襲蹈已自建立克成一家次及其文拔邪扶正蔚有鯁議方士大夫牽于對偶聲病之習獨能斬絕而弗承遠追韓柳之徒以爲宗主默契其旨而脫略其辭故亦無片語隻字稍涉前人

之踪橫鶩別馳要之有所詣而後已此與夫守陳迹而不遷徇博雜而無統紀者固相萬也集之可傳也審矣豈必待予言乎然自歐宋而下言足信于後世者嘗爲之題序矣以余之鄙陋乃復掛名于其間則所以攀聯依附爲不朽之說者非特傳公之集余亦自爲計也于是乎言元符元年八月二十一日桐廬吳儔題

予祥符辛亥歲爲舉子日聞叔靈詩名籍場屋中洎嘉祐庚子出守延安郡越三年會令孫秘授揚宰于屬邑邑曰臨真接之從容且袖一軸爲貺然已熟其爵里次

索其家藏南陽集及覽之不能釋手者累日固與前聞不虛矣又宰君風雅之體善繼祖德知清芬爲之不墜其緒叔靈文集則有宋子京冠篇具載其美誠爲不泯惜其早世位不充才餘慶當在諸孫子予嘗作詩追紀別幅子厚有云凡我從事于文者所宜追惜而悼慕也因筆之卷後治平二年二月二十七日延安官舍蔡戡題

同自學詩嘗患唐人風格歷五代遂淺弱無意緒不入人省覽前此十五年龍圖閣直學士趙公以太常博士爲蜀之江源宰同時在臨功幕屢往來公之治下見公歌詩者爲多矣其言溫厚有法與前輩俛仰殊不爲彼此之異同每謂人曰是等語潔而不拘麗而不淫孤飛絕馳蓋二百年前有此耳向非得之于天豈得制度于其家也公今爲益州路運使同復以職事屬部公召至左右問以語文字之學因出其大父家集若詩與文者凡兩大秩使同得盡窺之同退屏諸慮伏讀累日悅若己之身侍大帝祠太室燦如華袞之在目而鏘如雅音之入耳也繁文哆韻悉遠觀聽信夫靈氣游于太空雖

云囂氛久隔不下亦有人焉自得之矣乃知公之所爲
祖風在也他日持歸于公且謂公曰公嚮爲此轉運使
時大尹尚書宋公已爲公序此集有云宜從鏤刻以廣
傳聞焉爲後世規矐同今敢願從尚書之言誠學者之
幸矣公曰余志也子其爲我紀歲月之實同乃執筆題
其後因道其所以云治平二年十一月一日文同撰
安國訓古書以貽後代福時編中說以傳素業是知經
子得不泯絕者蓋有賴于後人也大忠先世太傅南陽
公當國初文章方興未盛之際以詩聲爲一時宗其他

著述遠邁古作備見于宋景文公之序及歐陽文忠公
諸大賢之跋中更兵火家藏散失先伯父古隨通守復
得丞相呂公之家先君致政朝散手加鈔錄每恨未能
鏤板僥倖試送遂割微俸以成初志亦庶幾古人貽傳
之意云寶慶元年季秋九月六世孫朝散郎知慶元府
昌國縣主管勸農公事賜緋魚袋趙大忠跋

昌國縣主簿... 公... 之意... 幾... 公... 公... 公...



